



薛原

至今我还记得最初看汪曾祺的一幅国画时的激动,忍不住拍案叫绝:画面上八只鸡雏围拢聚会,神态各异,充满情趣。其实,这样一幅鸡雏图,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何况也谈不上多少笔墨工夫,但画上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人民代表大会”,再加上两行落款“一九八八年十月汪曾祺摄制”,这幅画顿时不同凡响,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人画。

汪曾祺自然以他的小说散文名世,但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写文章的兴致远不及写字画画,他自己也说,四十岁时曾想彻底离开写作,从头学画,但终了他也没当成画家,近六十岁时还是以他的《受戒》《大淦记事》等短篇小说赢得了声誉和读者。即便在他小说“大器晚成”的旺盛期,他最钟情的还是写字画画,这也反映了他的文人性情。朱伟的散文集《有关品质》(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中有一篇《性情第一》,谈论的就是汪曾祺的性情,说汪曾祺并不是常人所说的那种超脱,但让人感动的是他一生都在自己的性情之中,是一个凡事只凭兴趣的性情中人。

写字画画,对于汪曾祺纯粹是遣兴自娱,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起写文章,更能直抒胸怀,也更快乐。亦如他自己的诗句:“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就像说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汪曾祺其实对自己的文章有着自谦里的自信,与鸿篇巨制相比,他的小说散文只是一些“边角料”,但在这些清淡的短小篇什里,有他的激情和念想。对于自己的书画,汪曾祺自谦中更带着清醒:有人撺掇他举办个人的书画展,他笑笑说,他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不过,看汪曾祺画的人,大多更是欣赏他的小说散文的人,不会用“画师”的眼光来打量他的文人画。其实,现在有好多“画师”在画“文人画”,实在是糟蹋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像汪曾祺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

汪曾祺写作之外沉醉于书画虽是遣兴自娱,但也颇为自负:自言他的画与小说散文一样,不今不古,不中不西。对书法汪曾祺也有着自已的标准,他写过一篇《字的灾难》,对北京街头上的招牌字品评了一番,尤其对流行一时的刘炳森的隶书大招牌更是不以为然,再如他说启功的字书生气重,放得太大,易显得单薄,这些见解也显出了他的眼光。对自己的字,汪曾祺也颇夫子自道,譬如他曾在大理写过一副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他自我欣赏说:“字大径尺,体兼隶篆,因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悍,亦是快事。”而另一副在武夷山写的“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他更是得意地说:“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这也见出了汪曾祺文人性情的洒脱和可爱。

汪曾祺七十岁时曾写过一篇“书怀”,说以他的身体再对付十年问题不大,计划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再就是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事与愿违,结果还没到八年就突然发病归了道山。

在《汪曾祺自述》一书里有一张照片:汪先生正伏案挥毫,注明“1997年5月11日(去世前五

〔文与画〕

文人画里滋味长



〔实录〕

重症病房里的西姆比兰

凌寒

2月12日。湖北黄冈大别山治疗中心。依然是穿着厚重防护服忙碌的医生护士,白色的病床,冰凉的呼吸机、吊瓶,病房里气氛总有些压抑沉重。

老人躺在病床上,久久看着窗外。天空灰蒙蒙的,正如他暗淡的心情。今天是他住院的第十四天了。

咳嗽,发烧,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不幸被病毒选中。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没几天,他就从普通病房转到重症病房。今天是他五十九的生日,他想念远在温州的老伴和儿子。每年生日,老伴给他做一桌子香喷喷的饭菜,儿子带来清冽甘甜的美酒,一家人围坐共饮,其乐融融,平常的日子现在想来是多么美好。自己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他们吗?老人心里一阵酸楚悲

伤。

家人都身在遥远的温州,即使在黄冈,隔离也让他们咫尺天涯,不可能相见。他现在最想见到的是姜廷枢医生,那个一直给予他细心照顾的山东烟台医生。每次看到他淡定温暖的眼神,他的心就会安稳许多。但进了重症病房后,虽然姜医生尽量找机会来看他,但他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此时,他想念的烟台毓璜顶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姜廷枢正走在去往病房的路上,手里一大束红色的鲜花让周围的空气都骤然生动起来。

1月30日,老人转入大别山医疗中心普通病房住院,住进了姜廷枢所负责的病房。老人年龄大,身体虚弱,在普通病房是比较重的患者,行动不便,家人又都不在身边,姜廷枢感受到了老人情绪的低落,所以对他格外关心。有

时间就过去查看老人病情,闲聊几句,搀扶他去卫生间,有时特意买水果食物送给老人。他还主动加了老人儿子微信,随时让家人知道他的状况,同时把儿子的关心传达给老人。

山东亲人!一家人都感动地这样称呼他。

早晨微信聊天中,老人儿子随意一句话触动了姜廷枢:今天是老爸生日,可惜我们无法陪伴他了。他想,佳节倍思亲,今天老人肯定更想念家人。既然他们把我当亲人,我一定要让老人感受到亲人的温暖。

姜廷枢马上联系当地的医生,买好了生日蛋糕。自己家人过生日时,他都愿买一束鲜花。他一直很喜欢各种花,即使在单调压抑的病房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让人心情愉悦,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他们是第一批烟台奔赴湖北支援的

医生,从1月25日进驻黄冈,多日奋战,同事们也都身心有些疲惫了。美丽的鲜花不仅让老人,也会让同事们嗅到生活的芬芳。

“您是山东医生,买鲜花给病人过生日啊?”电话里花店老板的声音马上激动起来,“无论如何我不会收您钱的,您不仅救死扶伤,还这么关心体贴病人,黄冈人民真的万分感谢!花店早不营业了,您放心,我亲自到店里选好花,一定让您满意!”

一大束紫红色的西姆比兰。茎叶碧绿,花朵富丽典雅,幽香浓郁。拿着花,姜廷枢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今天不是他值班,但他也急匆匆赶到医院。到了重症病房门口,他停下脚步。进重症病房,需要再换一套防护服,医疗物资珍贵,能节省就尽量节省吧。下午正好是烟台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张学刚值班,姜廷枢把花和蛋糕让

【在路上】

顾渚山 大唐贡茶院

乔正芳

顾渚山海拔355米,西靠大山东临太湖,气候温和湿润,土质肥沃,极适茶叶生长。唐代湖州刺史张文规称:“茶生其间,尤为绝品”。茶圣陆羽与陆龟蒙在此置茶园,并从事茶事研究。陆羽在此撰写《茶经》,被誉为“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

一千二百年前,这里曾是全国最大的皇家贡茶院,每年三月,车水马龙,官民齐动。据说,最多时每年进贡的茶叶就达一万八千四百斤。而一千二百年后,这里已成了一处游人钟爱的旅游胜地。

沧海桑田,几度人间。曾经绝世繁华睥睨天下的大唐王朝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如果说顾渚山、大唐贡茶院是长兴的一张绚丽名片,那么成就这份绚丽的无疑是茶圣陆羽了。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钟情于顾渚山水,倾其大半生在此种茶,制茶,研茶,撰写《茶经》。

月挂林梢,鸟鸣清涧。一锅香喷喷的新茶出炉了。他兴致勃勃邀来挚友皎然。两人乘兴汲水,烹茶;品茗,击赏。歌咏酬和的美妙旋律,惊醒了林中的宿鸟……

高山流水的情谊,至今说起,依然令人神往。

明月穿户,清风打窗。金沙泉水清又清,可泡茶,可濯缨,亦可濯足吧。这一双隐逸在青山绿水间的素心人啊,流传下来的,何止是绵延千年的茶文化,一定还有些让人向往和留恋的,盈荡在山水清音间……

东廊有免费的清茶可供品尝。关于顾渚山茶叶的知识,若是用心,可以站在廊下细细阅读。

自古禅茶一味。我等凡俗,悟不透这其中的精深奥妙,也许只有真正参透了人间苦厄,了悟了人生真谛,才能将这顾渚“紫笋”品咋出真正的滋味吧。

西廊外有许多摩崖石刻,是大唐历史最直接的见证。当年繁华,历历在目。曾在此地任节度使并负责监制贡茶的有杜牧、袁高、裴汶、张文规等等,摩崖字迹清晰可辨。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廊内几幅雕刻图画,记录紫笋茶制成后快马加鞭送往长安的景象。

站在高高的陆羽阁上,清风浮荡,海天缥缈。闭上眼睛,张开双臂,真想化成一只自由的鸟儿,向着这汪汪的绿海,飞去……

他转交给老人。张学刚高兴地接过花,深深嗅了几口花香,说:“苹果代表平安,我再带几个我们烟台苹果给老人,他一高兴,康复得就快了!”

视频永久记录下了这个大别山医院特别的生日。全副武装的张学刚小组成员们围绕在老人病床前,唱着生日快乐的祝福歌。老人眼含热泪,虽然说话有些困难,但双手合十隔着面罩连说谢谢。

那天,老人十分高兴激动。晚上,好几天不吃东西的他突然有了胃口,吃了几口蛋糕,边吃边笑着说,真甜真好吃……

那束西姆比兰插在床头,给白色的病房增添了几许春意。花店老板说,西姆比兰的花语是丰盛祥和,高贵雍容。我特意选择这束花表达我们的中国心,感谢山东医生。